

中·国·近·代·人·物·文·集·丛·书



郑观应集·盛世危言

夏东元 编

下

中华书局

· 014038396

Z42
26
V3-2

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

郑 观 应 集

盛世危言

(下)

夏东元 编



2 42

26

V3-2

中 华 书 局



北航

C1723873

国 债

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，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，其国虽为别人所得，仍须照还。故各国兴大役、出大军，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，动辄数千百万。或每年给息，或按年拔本。君民上下，缓急相济，有无相通，隐寓藏富于民之义，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。

当法、越有事之时，粤东筹办海防，需饷孔亟。余曾条陈当道，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，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，按年清利。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，数目无折扣，成色无高低。借款至百万之家，有司宜优加礼待，善为保护，不得借端勒捐，以示体恤，则民间必踊跃乐从。

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，欲将国债全数归清，而英之富民咸谓：“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。”不乐收领，再三稟请，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。【十四卷本增：法之国债每年交息银六千万两，可谓巨矣。而民间尚肯贷之者，则以政府尚信，足以取信于民，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，较之他处为稳也。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，即同治九年，法几为德灭矣。若宗社为墟，国债将谁索乎？不知万国公法，国之债贷于民，还债之项出于地，债与地合而为一，其地为谁有，则其债应谁偿，此民之所稔知，所以无虑也。】

夫财犹水也，惟患其壅塞，不患其流通。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，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。苟能示以大公，持以大信，试借民债以给度支，成一时济变之良规，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。

较前日之开捐例以鬻^①爵，借洋债以损国，设厘卡以病民，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。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，始可酌以微息，转贷邻封。考英、法、德、美诸国，借贷行息三厘，多不过四五厘而止。若土耳其、波斯等国，则因欠债过重，行息过多，致利权授于他人，国势寢形微弱。中国幅员之广，矿产之饶，远胜泰西，人所共悉。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，无须重息可贷多金。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，非经手侵渔，即洋行扣折耳。闻中国借券之股份，中外人争购之，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。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。由是观之，中国虽少出子金，仍能应手。

闻我驻英某大臣曰：“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。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，素有名望，人皆信服，常能以微息借巨资。他处银行万不能及。洋人尝言：刻^②中国借银百万，必到汇丰、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，所给之息，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，本利分作若干结，按结支付，限年还清。银行应允借款，收存文契，即将银如数兑交。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。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，此法尚属可行。无如仅能担承，实非殷实。中国既与该行议定，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，从一至万。买股者或买一张，或买百张，多寡不等。迨头结还款到期，何人之银先收，何人之银后付，不可预知。其故何也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，券票跌则本钱恐缺，人思速还；券票涨则利息依期，人思久借。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，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。此等办法虽极公平，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。盖收回全数，或收回半数，非到拈阄之日，

① 十四卷本将“鬻”改为“授”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刻”改为“如”。

无从预知，断不能料理于先，收回本钱复入股份大为不便。倘将来再筹借款，须设法补救此失，始易通融。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，若稍有妨碍，势必增长利息，益受其亏。欲策万全，厥有二法。一曰立法，借银限定年月，一次全还。一曰按结归款，先于券内载明：第一结归还若干，第二结、第三结归还若干，俾得早为料理。彼放债者亦乐闻。某国借债建造铁路、电线、开矿、治河一切富国之政，利息大而券票强，甚不愿出资借人，妄作耗财无益之事。尤恶借债用兵，将银钱变作火药、弹丸，万一亡国破家，则借款将成画饼，不但失去利息而已。”驻英大臣之言如此，可深思其故矣。

我国家量入为出，本有常经，前时借债外洋，权应一时之用。金榜高下既受巨亏，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。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，仍由银行担承后，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。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，坐收利权。中国廿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，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，每股百金，定期归还，按年行息，收放出入诚信无欺，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？即万不得已而再借洋债，亦须统筹全局，审慎周详，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，以免辗转扣折，亏累无穷。但飭驻英使臣径向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，行息不过四五厘。

中国屡借巨资，素守信义，欧西各国共见共闻，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。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，则彼民之有资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，踊跃集资，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。利可图矣，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；利可恃矣，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，亦中外具有同情也。【十四卷本增：且也贷债既多，则中外之交欢愈固，而

国本愈坚，几有休戚相关之势，亦情理之出于自然者也。】【八卷本增：若借资以筑铁路，可径向外国名厂如德之克鹿伯、法之科鲁苏、英之塞斐尔，与之订约：凡铁道所需轮机、轨辙照市作价，俟工竣后按年拨还，则称（货）〔货〕^①之款可减，转折之耗亦省矣。】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，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，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，而授之于外国，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，而甘^②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。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^③绝大漏卮。而泰西各国有关之士且啜啜然窃笑于其后也。则不知彼己^④之情者，决不足^⑤筹交涉、收利权也^⑥。

国债借自英、俄、法，不如借自美利坚。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，借^⑦镑数不如借银数，盖英、俄、法属地与中国毗连，时有交涉之事，恐一有齟齬，为彼挟制要求。若借自美国，则无此虑。借百数十亿，利息须四厘至六七厘。如借数百亿，利息不过三厘。闻有人肯借三百兆，利息三厘，且系借银数，准分三四十年清还。中国何不允商借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，又得此巨款，可以百废具兴。犹恐不识洋务，骤然大举，为人所愚。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、历练已深、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，令为各部

① “货”字应是“贷”之误。

② 八卷本将“甘”删去。

③ 八卷本将“一”删去。

④ 八卷本将“己”改为“此”。

⑤ 八卷本将“足”改为“能”。

⑥ 八卷本将“也”改为“焉”。

⑦ 八卷本将“借”误为“债”。

及水陆军大臣佐理，庶可藉收速效^①。借镑数不如借银数，因镑价已昂，似有跌无涨之势，不如借银还银，免再蹈前辙，镑价吃亏也^②。

① 八卷本将“闻有人”至“庶可藉收速效”注文,改为(改后仍属注文):“癸未年春,闻前美国公使云:有美国富商肯借银三百兆,利息三厘,且系借银数,准分三四十一年清还。中国何不允商,藉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,又得此巨款,可以百废具兴。犹恐不识洋务,骤然大举,为人所愚。宜仿俄、日借才异域,聘请各国才德兼优、历练已深、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,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,迟恐时势变迁不及。”

② 从“国债借自英、俄、法，不如借自美利坚”至“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”，是十四卷本所增写的附言。

商战上^①

自中外通商以来，彼族动肆横逆，我民日受欺凌，凡有血气，孰不欲结发厉戈，求与彼决一战哉。于是购铁舰，建炮台，造枪械，制水雷，设海军，操陆阵，讲求战事不遗余力，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^②誓乎。而彼族乃啞啞然窃笑其旁也。何则？彼之谋我，噬膏血匪噬皮毛，攻资财不攻兵阵，方且以聘盟为阴谋，借和约为兵刃。迨至精华销竭，已成枯腊，则举之如发蒙耳。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，商之掊克敝国无形。我之商务一日不兴，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。纵令猛将如云，舟师林立，而彼族谈笑而来，鼓舞而去，称心餍欲，孰得而谁何之哉？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：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。”

然欲知商战，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，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。孙子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”请先就我之受害者，缕析言之，大宗有二：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，一则曰棉纱、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。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。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，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，如：洋药水、药丸、

① 此篇即五卷本的《商战》。因十四卷本增写《商战下》，并将《商战》改题为《商战上》，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山”改为“陆”。

药粉、洋烟丝、吕宋烟、夏湾拿烟、俄国美国纸卷烟、鼻烟、洋酒、火腿、洋肉脯、洋饼饵、洋糖、洋盐、洋果干、洋水果、咖啡，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。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洋布之外，又有洋绸、洋缎、洋呢、洋羽毛、洋漳^①绒、洋羽纱、洋被、洋毯、洋毡、洋手巾、洋花边、洋钮扣、洋针、洋线、洋伞、洋灯、洋纸、洋钉、洋画、洋笔、洋墨水、洋颜料、洋皮箱篋、洋磁、洋牙刷、洋牙粉、洋胰、洋火、洋油，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，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外此更有电气灯、自来水、照相玻璃、大小镜片、铅铜铁锡煤斤、马口铁、洋木器、洋钟表、日规、寒暑表，一切玩好奇淫之具，种类殊繁，指不胜屈。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

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，销入内地，人置家备，弃旧翻新，耗我资财，何可悉数。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，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，大宗亦有二：曰丝，曰茶。计其盛时，丝价值四千馀万两，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。茶价值三千五百馀万两，今仅一千万两。杂货约计^②共值二千九百万两。罄所得丝、茶全价，尚不能敌鸦片、洋布全数，况今日茶有印度、锡兰、日本之争，丝有意大利、法兰西、东洋之抵，衰竭可立待乎！次则北直之草帽辫、驼毛、羊皮、灰鼠，南中之大黄、麝香、药料、宁绸、杭缎及旧磁器，彼族零星贩去，饰为玩好而已。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，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，近且为其摈绝，进退路穷。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。总计彼我出入，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、洋布二宗，其他百孔千疮，数千馀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，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。

更有绝大漏卮一项，则洋钱是也。彼以折色之银，易我十成之

① 十四卷本将“漳”改为“线”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计”删去。

货,既受暗亏,且即以钱易银,虚长洋价,换我足宝,行市瞬变又遭明折。似此层层剥削,节节欺给,再阅百十年,中国之膏血既罄^①,遂成羸痿癯病之夫^②,纵有坚甲利兵,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,而使之当前锋、冒白刃哉?

夫所谓通者,往来之谓也。若止有来而无往,则彼通而我塞矣。商者交易之谓也。若既出赢而入绌,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。知其通塞损益,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。独是商务之盛衰,不仅关物产之多寡,尤必视工艺之巧拙,有工以翼商,则拙者可巧,粗者可精。借楚材以为晋用,去所恶而投其所好,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。若有商无工,纵令地不爱宝,十八省物产日丰,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。即今力图改计,切勿薄视商工。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,兼理工艺事宜,务取其平日公忠体国、廉洁自持、长于理财、无身家之念者方胜厥任。并通飭各省督、抚,札谕各府、州、县官绅及各处领事,仿西法由各艺各商中公举殷商及巧工设为董事,予以体面,不准地方官借此要求。凡有商务、工务应办之事,可随时禀报商务大臣。或商务大臣不公,有循私自利之心,准各省商务局绅董禀呈军机转奏,庶下情上达,不至为一人壅蔽也。

古语云:“独任生奸,偏听成乱。”可不戒欤!^③ 既^④设商务局以考其^⑤物业,复开赛珍会以求其^⑥精进,赏牌匾以奖其技能^⑦。考

① 十四卷本将“罄”改为“竭”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羸痿癯病之夫”改为“羸痿病夫”。

③ 十四卷本将“即今力图改计”至“古语云:‘独任生奸,偏听成乱。’可不戒欤”删去。

④ 十四卷本将“既”改为“是宜”。

⑤ 十四卷本将“其”删去。

⑥ 十四卷本将“其”删去。

⑦ 十四卷本将“赏牌匾以奖其技能”删去。

《易》言：“日中为市。”《书》言：“懋迁有无。”《周官》有布政之官，贾师之职。《大学》言生财之道，《中庸》有来百工之条。是商贾^①之学具有渊源。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，洵有见也。

商务之纲目，首在振兴丝、茶二业，裁减厘税，多设缫丝局，以争印、日之权。弛令广种烟土，免征厘捐，徐分毒饵之焰，此与鸦片战者一也。广购新机，自织各色布匹，一省办妥，推之各省，此与洋布战者二也。购机器织绒毡、呢纱、羽毛洋衫裤、洋袜、洋伞等物，炼湖沙造玻璃器皿，炼精铜仿制钟表，惟妙惟肖，既坚且廉，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。上海造纸，关东卷烟，南洋广蔗糖之植，中州开葡萄之园，酿酒制糖，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。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，收江北土棉以纺纱，种植玫瑰等香花，制造香水洋胰等物，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。六在遍开五金、煤矿，铜、铁之来源，可一战而祛。七在广制煤油，自造火柴，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。整顿磁器厂务，以景德之细窑，摹洋磁之款式，工绘五彩，运销欧洲，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。以杭、宁之机法，仿织外国绉绸，料坚致而价廉平，运往各国，投其奢靡之好，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。更有无上妙着，则莫如各关鼓铸金、银钱也，分两成色，悉与外来逼肖无二，铸成分布，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、各色银锭，概令赴局销毁，按成补水，给还金、银钱币，行^②之市间，既无各色锭银，自不得不通用钱币。我既能办理一律，彼诨能势不从同，则又可战彼洋钱，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。

或曰：“如此兴作诚善，奈经费之难筹何？”则应之曰：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，所耗海防之经费，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

① 十四卷本将“是商贾”改为“通商惠工”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行”改为“久”。

值,岁计几何,胡不移彼就此,以财战不以力战,则胜算可操,而且能和局永敦,兵民安乐,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。第商务之战,既应藉官力为护持,而工艺之兴,尤必藉官权为振作。法须先设工艺院,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,日省月试以督责之,技成厚给廩饩以优奖之,【十四卷本增:赏赐牌匾以宠异之,】或具图说请造作则藉^①官本以兴创^②之,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。工既别类专门,艺可日新月异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,先行照样仿制,除去运脚价必较廉,我民但取便日用,岂必贵人贱己^③,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。然后更视^④其所必需于我者,精制之而贵售之。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,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。大端既足抵制,零星^⑤亦可包罗,盖彼务贱,我务贵,彼务多,我务精。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;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。此孙子上驷敌中,中驷敌下,一屈二伸之兵法也。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,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,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,而后战本固、战力纾也。

考^⑥日本东瀛一岛国耳,土产无多,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,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,招商集股,设局制造,如有亏耗设法弥补,一切章程听商自主^⑦,有保护而绝侵挠,用能百废具举。所出绒布各色货物,不但足供内用,且可运出外洋,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。查通商综核表,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馀万元。

① 十四卷本将“造作则藉”改为“制作者则借”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创”改为“助”。

③ 十四卷本将“贵人贱己”改为“从人舍己”。

④ 八卷本将“更视”改为“察”。

⑤ 八卷本将“零星”改为“琐屑”。

⑥ 八卷本将“考”改为“夫”。

⑦ 十四卷本将“如有亏耗设法弥补,一切章程听商自主”,改为“一切听商自主”。

【十四卷本增：从前】光绪四年至七年，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，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。光绪八年至十三年，此六年进出相抵，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。前后相殊如此，商战之明效可见矣。彼【十四卷本增：又】能悉除出口之征，增入口之税，以故西商生计日歉，至者日稀。邻之厚，我之薄也。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，处处借西邻为先导。我为其拙，彼形其巧。西人创其难，彼袭其易。弹丸小国，正未可谓应变无人，我何不反经为权，转而相师，用因为革，舍短从长，以我之地大物博、人多财广，驾而上之犹反手耳。

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，而徐及于天下^①。国既富矣，兵奚不强？窃恐既富且强，我纵^②欲邀彼一战，而彼族且怡色下气，讲信修睦，绝^③不敢轻发难端矣。此之谓决胜于商战。

【附录】沪报《变通商务论》^④

古有四民，商居其末。古以农为本，盖谓国无民不足以为治，民无农不足以为养也。厥后懋易渐兴，然肇牵车牛远服贾，亦不过日中为市、易事通工而止。求一挟千百万之资与世推移，而足以畸轻畸重者，管子以外不数觐焉。于以知古人轻商非轻商也，古人所谓商，商其所商，非今所谓商也。元、明以前，未有通商，舍本趋末之议未改。居今世而慨念商务，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。

① 八卷本将“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，而徐及于天下”删去。

② 八卷本将“纵”删去。

③ 八卷本将“绝”删去。

④ 十四卷本将《变通商务论》作为《商战下》附录的一部分。此处仍照五卷本，作为《商战上》的附录。

考西人之商于中国也，自明季始；中国之与彼族立约通商也，自道光朝始。洎乎海禁大开，中外互市，创千古未有之局，集万国来同之盛。轮船云屯，货贿山积，商之势力大者往往足以把持市价，震动同业。下至淫巧奇技，亦领异标新，锥刀竞逐，穷天地之精华，竭闾阎之脂膏。熙熙而来者不皆禹甸九州之人也，攘攘而往者无复震旦三教之士也。彼方以国护商，群恃中华为外府；吾犹以今况古，不知商务之匪轻。天下滔滔，谁为补救哉？夫人之相与也，苟制于人，未有不思所以御人者。以兵御兵，其势均也；以炮御炮，其力敌也。与外人通商，无形之侵伐也，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。谋国者而不思所以御之之法，如之何其可也？

查中国足与洋人争利之货，丝、茶、糖外寥寥无几，而洋人以鸦片一宗敌之，便有盈无绌。其他若匹头、玻璃，若制造，若油、棉、锡、铁，皆涸吾利源者也。丝、茶、糖之见夺于法、意、美、日各国，几有不可复振之势矣。而彼之来货，凡有便于吾民日用饮食者，又充塞于山陬海澨间。历查海关册报，金钱溢出之数岁以四五千万。以有尽之宝藏，供无穷之腴削，势不至胥所有而输之不止。若之何不急思所以挽回之法也？

今西北各省大有不可终日之势，东南数省尚可支持者，则以巨贾豪商足与洋人争利者踵相接耳。由是观之，商固不綦重哉？或曰：“商之宜重固如是矣。其重商之道果何如哉？”曰：非国家重视焉不可也。稽古之世，民以农为本；越今之时，国以商为本。何则？古之转运维艰，一方不稔，则有告籴之劳，比岁不登，则有大饥之患。至于今则轮舟、火车飞輓无难，电报、邮传捷如影响。商务所趋给民之食者十之一，给民之用者十之九也。迺来谋国诸公知金钱流出之为患，亦亟思所以补救之法。而无如归咎于国之未富，或

归咎于兵之未精，或归咎于条约之不公，徒致慨于税权之不能自揽。是以议练兵，议购械，议开矿，议筹饷，议办理交涉，作育人才，勤勤恳恳，无一非力求抵御之方。而无如皆图其大而未察其微，言乎远而未及乎迩也。

观西人之商于中国也：立公司，立商会，设博物会，皆听商民之自为筹画，而所以保护之者，不过因商之所利而利之，所欲与聚，所恶勿施，言则听，计则从而已。非必事事赖国家为之经理遥制也。中国官办商局，其规模非不甚宏，资财非不甚厚，生理之旺、入息之优非不卓然具有成效，而于通商大势无多裨益者，则以一局之势力有限，商未见重，则阡阡间之有资本者不敢与洋人相争，有才智者不屑与市人为伍也。【十四卷本增：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，实握四民之纲。士有商则行其所学，而学益精；农有商则通其所植，而植益盛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，而作益勤。商足以富国，岂可视为末务！】

苟能一变隆古之习，视商如士，由国家明定科条：凡有能讲求商务、独出心裁者，准其领照自做，官为保护，他人不得挠夺。有能与外国^①人斗智角力，期杜外来之货者，官为晓谕，或轻其税以助之。若能^②代国家购办军械、制造等物，实系克己奉公者，礼以待之，信以任之。其他如出口之货有作伪者，准商举发，立予查究。进口之货外国人可得半税者，一律施行，勿为丛驱爵。商籍准就近应试，殷商准接见官长。商品既重，商人自多；商户愈多，商力愈盛。商力盛则气势转，气势转则商务旺。同一货也，从外国来者有运脚之费，有周转之劳，而与外国人买者，且复有翻译之艰，守候之苦，其物同，其价同，其美恶同，而中国之人犹有舍华商而就洋商

① 十四卷本将“国”删去。

② 十四卷本将“能”删去。

者,无是理也。夫至洋商不能得利,数年之后,有不知难而退者乎?

重商之权操之自我,重商之效更仆难终,视夫议练兵、购械、开矿、筹饷、办理交涉、作育人材以图抵制者,其难易为何如也?无辩论,无挠阻,无纷更,无糜费,无需时日,一转移间而金钱流出之弊可立挽焉,岂不懿欤!①

① 八卷本将“岂不懿欤”改为“何憚而不为哉”。

商战下^①

语云：“能富而后能强，能强而后能富。”可知非富不能图强，非强不能保富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。然富出于商，商出于士、农、工三者之力，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，以兵卫商，不独以兵为战，且以商为战，况兵战之时短、其祸显，商战之时长、其祸大。

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，使士、农、工、商投人所好，益我利源。惟中国不重商务，而士、农、工、商又各自为谋，虽屡为外人所欺，尚不知富强之术。筹饷则聚敛横征，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；练兵则购船售炮，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。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。形战者何？以为彼有枪炮，我亦有枪炮；彼有兵舰，我亦有兵舰，是亦足相抵制矣。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，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。心战者何？西人壹志通商，欲益己以损人，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。于是士有格致之学，工有制造之学，农有种植之学，商有商务之学，无事不学，无人不学。我国欲安内攘外，亟宜练兵将、制船炮，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；讲求泰西士、农、工、商之学，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。如广设学堂，各专一艺，精益求精，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，以示鼓励，自能人才辈出，日臻富强矣。盖利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